# 太函集

# 太函集卷之七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 記八首

### 登封橋記

明祀百神與主玄帝　成祖大治玄岳帝時修于七十二君爰及　世宗作宮白岳即齊雲山也槩諸神奇壯麗曾不能什一之要以經牛斗當甸服之南控三天子都表群望岱衡之際此其神皐以故祝史祠官冠蓋相望自邦畿以及方國自卿相以及齊民穀擊肩摩率以乞靈而至不憚千里有如朝宗何所趨

之趨肦鬱耳山麓則官道襟黟水帶漸江先是伐木為杠水溢俱駛至則望中流若天塹卽狂夫何敢憑重以郵置稽程行旅病涉其不便何可勝數鐸者狗于路願募數千緡甃石為梁方之內率若弗聞也者過之卒無應者太守古公入境居人以狀聞公領之未發也既而叩諸耆舊耆舊之言曰此中雖慕義不以咱狗者之無㞕第上之人聲義先鳴若伐懸鼓而群應之矣疇昔徐君侯有事完繕得為植者十人不日告成民不知役此十人者力也公曰善則以叩縣大夫乃召黃侃以下若而人禮之如三老公首語以

若以義聲振四方往獨力梁古城則應高使君之命
今玆之役寧詎倚辦一人爾第先鴈行諸父老翩翩
旅進矣既又誓諸有衆守者非作無益厲民而瀆於
神顧尊　帝政以庇民其何敢後且也先公守一逢
掖嘗傾橐梁津人言有期必先余小子由玆崛起諸
父老善自求福夫非不召而自來者哉于時度地分
工相與戮力庀事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咨繇者斥之
罔或不飭其年淫雨害麥歲大侵米倍價者三境内
有殍公以歲之不易亟寢力作以紓吾民諸父老言
丁夫受工猶得以糊其口寢則奪之糈也無寧寓賑

於工公第曰徐徐諸父老唯唯暑漲一息閏月望工
迎興迄於七月下旬工始畢會五馬西駕謁太素宮
工告成適都使奉驛書至公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治
兵南韶諸父老聞之幸公落成於吾境假令遲以時
日不敏將何辭此上帝之寵靈　聖天子之貺也吾
儕第建祠事奉公衣冠而俎豆之卽路車乘橋而西
祠在則公在矣公力謝不可頃之不歲罪我之由諸
父老幸一洗吾過又從而杓之俎豆之間顏何厚也
惜余行急不遑勒之石以張爾勞亟寢祠事諸父老
不得請則以告縣大夫縣大夫爲公宣言毋方命第

就橋之陽築館舍將令至者齋祓行者稅車此其茇
若甘棠視尸祝賢矣國之大事必信而徵爾曹第請
司馬氏題橋立石以紀成事不佞謂是役也祀　國
典莊帝居東瀛而陰賑饑承尊而亟用命揆諸勿亟
居然子來民易使矣本之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則上
好義而風動之也帝王升中之蹟萬古具存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特書華表署曰登封且系之銘以
揚明德古公名之賢起家梁山舉乙丑進士縣大夫
丁應泰氏起家武昌舉癸未進士法得書銘曰赫赫
玄武明威下土左右　成祖大岳蔣蔣明堂總章大

和洋洋亘于南斗中和作藪五丁始剖　肅皇中興

白岳效靈禪若二云亭其趾川逝不揭則厲稽天昌濟

太守入疆經始皇皇伐石爲梁乃謀諸野賢豪長者

其合如瓦扱袵赴工不鼓而駭萬夫之雄東南艱食

恫瘝是恤勿殫民力民不其然枵腹待饔無庸息肩

百工仡仡三時厎績砥平矢直　帝念民功監我粤

東繡斧以膺具曰　帝錫良二千石美成不日祖龍

無謀驅石瀛洲徒作神羞　明明天子受茲帝祉婁

豐伊始相彼虹蜺介福自天　天子萬年

遂園記

余上宅東郭蓋與吾宗大夫立伯爲鄰環東郭皆名山首稱問政其一支陂陁近市繫兩家若縣衡先是比鄰瓜分之無慮百耜其後畢歸立伯王父及世父當室割其東爲大雅堂其西樹松杉檜柏數十章大者可庇一乘自東而西脩二百步其廣什二有差東接伯居西盡余舍後伯既免就山爲園曰遂園伯之言曰如使吾爲五嶽游吾無以資屝屨爲五湖游吾無以資舟檣爲大人游吾不能爲趨趄爲少年游吾不能爲弛蹏吾將老吾園矣余聞而謂善命遂何居則又曰吾故喜佚天未及吾老而佚我也吾其以是

爲苑裘遂者一也吾故習于放天任吾放而不羈吾其以是爲廣莫遂者二也吾故高視薄層雲而迯飛鴻茲得一丘登高寓目視廛居若蚓也庶幾不失故吾遂者三也余聞而謂善既而有疑抑伯將託漢陰屏機事無亦自遂其遂耳有如客屨在戶無寧遂戶而謝之伯曰不然自遂則傲傲則凶遂人則偕偕則樂且也百鳥遻音朝隮夕月天之章也莫非我也則亦莫非人也松筠彌望衆卉代與地之章也莫非我也則亦莫非人也亭榭臺池曲房飛觀大塊假我以人官之能莫非我也則亦莫非人也與其爲夜壑吾

寧爲春臺是故客翛然來應門者入之吾何敢距客
翛然去應門者出之吾何敢留寧詎樂與人同陶陶
然各遂其遂而已余聞而歎曰大哉恢恢乎吾今而
後乃始眞從伯氏游耳郭外通衢北達折委巷而東
巷幾窮乃得門徑余屬王孫書榜楔是曰遂園歷階
而升榭跨池而南西不盡池者三之二樹夫容客至
命茶不稅車則稅屐署曰投轄處蓋以好客埒陳遵
云折旋而更一門則先世所署閟政山房仍其額入
門則堂二楹亦南面有軒有除延袤視水榭幾倍之
署曰東雅小隱堂背得都房二堂之上爲樓居當樓

羣木林林伯自署曰蒼翠日在閣道而下可對案而
奕廣不及一筵牖東壁爲綺疏有㴱水當牖下穴北
爲洞列匡牀便坐可納涼洞僅容膝而坐客若在氷
壺署其牖曰小有天亦一奇也出垣而南拾級者十
有六起䉯而上則編竹爲藩署其門曰蓽門不扃不
寺循磴而上則二栢當闗盖盤欆若虎賁又其一介
而參左主人衡石夾道先登者幸得而一息焉浸上
則列栢爲藩視蓽門差拓命曰長春陌盖陌西隙地
什七樹桃什二樹梨什一則山茶也自南而西折爲
先世所築楊枚亭自昔徙楊枚數株樹亭下吴人沈

啓南爲之傳額則其世父手書亭做方舟西向自亭而分三徑各就其形勢而區別之由磴直上則喬木屬垣徑稍虧則結木爲棧由棧而西歷階東折翦茅而亭絕頂署曰最上一乘亭當北面布土鼓列礎間余爲高譚非余于此不耐一開口亭右爲石臺蒔芍藥當優鉢羅亭左爲愵春臺臺亦北面廣四筵而羡深五之三北攢黝石數峰宛在洞庭之渚窰布石卵爲地黑白成文臺西南爲斗山東爲華屏山相去僅跬步主人布席臺上臥而天游時起振衣二山具在股掌乃自署曰手㧌屏斗勒之石而臥之近南垣列

古杉皆連枝獨鈌垣一方乃先得月繞臺而樹者爲
木芍藥爲古梅爲緋桃余惟九成之臺務遠眺望胡
爲乎甃石擁塞有如面墻伯言臺故面駐蹕山咫尺
帷幄箕坐則不敬尸坐則不寧吾其託一卷石以避
譏訶無庸踧踖爲也由楊枚亭而循中徑菊圃在焉
稍西而遞上爲伏犀坪蓋地稍夷始銳而中稍如犀
角尺中坪爲橋而北度橋曰東虹既度則阿閣六窻
余弟仲淹篆額爲六虛閣坪中爲蒼宮鼎蓋結三楹
爲亭繞亭而樹者爲玉蘭爲紅梅爲辛夷爲絳桃爲
素桃爲雪毬多名卉由楊枚亭而循下徑注水爲澄

蓋藝菊者資焉名曰菊渚西行出東虹下有亭曰羨魚
出蓮池上爲薌澤亭亭左右立二古松竝池東北者
凡四高者十仞偃者蔽半池東得美井一碑曰靈露
泉跨池而橋爲西虹西度一舍東面曰衆香坐其後
樹小浮屠程元放曰吾子直爲方內游其何以游方
之外伯曰善吾先世故有古佛菴菴當園西方世祠
大士則唐像也菴之西饒美箭結樓亭隱其中竹涼
陰陰署曰清涼界西入門則菴也悉治而新之左个
爲洞曰忘言盖眞諦也菴之東爲積翠樓則以奉玄
君而面北斗樓之下爲玄玄室由室而啓東戸署曰

玄白洞天客至或談無生或談長生即哆口無所問主人有不當則成然寐矣余咲曰談者毋謂玄之尚白乎不白不足以爲道菴故南面法補陀樓北面法北極由東戶而控三徑上通于臺廬橋叢桂間植道旁若七十子之引孔轍由中及下則攝衽同歸其象函三萬法一矣元放曰美矣備矣盡于是矣伯曰未也不有王父母吾惡能有吾山無論園矣不有先父毋吾惡能有吾身無論山矣禮不忘其始樂樂其所自生故佚能思初古之道也先世故有美松二西面池吾其依松爲祠祠吾祖妣若考妣余聞而大以爲

晉逐暑其祠曰思初所堂曰蔭堂就戶外拓而為垣除一室以備齋宿中由房而張左翼暑者曰南榮葢經始于壬午孟春再稔而告成事園以内爲客坐爲樓爲房爲室爲洞爲橋各二爲臺爲閣爲菴爲便坐爲井爲浮屠各一爲亭者五爲徑者三其費殆千緡伯力單矣伯嘗自言自吾得謝而家食即歲入將焉取餘吾方煩興作侈游觀人人目攝余直夸毗子耳余則以夫人務以庭内爲縣寓余小子直以寓内爲蘧廬時而信宿即蘧廬不得不留時而推移即縣寓不得不壞余小子儻然而留者也我躬不閱其如縣寓

何哉余旨其言以爲達生載筆書之以授閤史

荆園記

孫氏東吳裔也王江東其後避地新都王草市草市據休東略與歙爲鄰休歙右賈左儒直以九章當六籍良賈操資斧殖利權胥不測而取贏濟用董子姓由統綺起舍皆取諸其贏聘彼儻來此天奉我耳務張皇以明得意不問所餘故起家用織承家用汰織之織者爲拾瀋汰之汰者爲燎毛要之天道猶張弓乎享詎能不弛一張一弛事天治人之善經也休歙皆巖邑其衍者不隰則墳斥而爲園治畦者事比

來好事者代起歙有遂園曲水園休有季園七蝶園
雖廣狹有差均爲樂地草市當二邑接壤厥有荆園
恭孫處士息子三長君承訓次承誨又次承謙處士
未盡其天年長君嘗室則以儒服賈脩累世之業而
息之仲季怡怡惟長君命長君雅語仲季吾翁中道
而棄諸孤猶幸而奉桮棬鳲鳩愛等逝將以不逮于
父者而逮之毋廢無傷考氏心園有樹荆古人徵之
爲令兄弟勸吾曹所不以友爲孝者有如此荆乃就
舍旁爲園相距百八十武脩廣五畝賈四百金有奇
土物既程相與經始長君謂吾翁故嘗教竹亭下號

曰竹亭其就西壁東面爲亭樹美箭如疇昔是爲與
主即當戶不啻趨庭且也鼎足三分猥云重器藉令
顛趾滅耳謂公餗何吾聞海上三山歸然萬古故鼎
立無若山立寧借力于六鼇乃聚吳石百艘黟石什
一槮之吳爲首爲脊爲尻黟爲脛爲趼裂地五邦列
峯巒洞壑以象三山割地五畦鑿洿池以象裨海面
山臨池爲廣坐闢四門而周步櫚四坐各廣四筵軒
然爽塏吾署曰石林坐周公瑕榜之坐後爲垣垣東
一方爲高閣閣凡五達面玉屏而負漸江閣東上爲
衡樓樓西爲寮寮爲虛白室又西則層軒南向吾署

曰南榮對南榮而北峙者爲層樓蓋竹亭左方也朋
居壽母無恙長君率仲季輿母周游毋春秋高以耋
𩕳視所至遍詰諸子紫荊華乎曰華矣茂乎曰茂矣
梅華乎曰華矣木𬟽華乎曰華矣桃杏梨李華乎曰
華矣芙蓉華乎曰華矣叢桂華乎叢菊華乎曰華矣
毋適其適于于然若在瑤池諸子遍上觴毋歸矣既
歸則喁喁交儆毋已太康客至則長君供具爲騅果
然望其腹乃虛口州史謂遂園約矣取其蜕于市闤
曲水沈沈取其都雅季園鉅麗庶幾益州七盤夾道
有筠曲折而有直體乃若荊園之費不訾一爾則皆

上腴靚而疏通而遠紆而無袤亦一奇也吾則以君陳之孝於其兄弟徵之出入不倍於人倫耽和樂矣由是而順于父毋奚翅盤游長君嘗語季君毋在伯仲足以承驩而毋居子舍中而第事而毋吾不而及也季謝不敏孽何敢倍適而繫所生進退而迴步之亾敢耦適化長君之屬也徵所宜木荊其世世茂哉

## 師偃室記

故事縣大夫下堂肅客席庭内而送之門嘉靖中始治便坐于廡門之外出門就坐客不及閾西北面分庭于禮簡彭大夫居縣越三年政成得隙地大艭𡼖

東乃復經始材力取諸退食之仂揆日告成先哲應門壹以士相見禮以使事至者入以疆事至者入以公事至者入以文事至者入非此族也閽人辭焉于時使者過至以王人之禮禮之隣國過至以邦交之禮禮之過鄉先生邑長者以尚德尚行尚齒之禮禮之遇諸孝廉茂異以尚賢之禮禮之都人士多大夫謂之中禮日長至大夫辱在太函則以晉文子室成張老善頌不佞好古亦越三年政與時宜不憚改作是室一蘧廬耳寧詎聚族于斯願司馬揭之名歲而勿頌道昆唯唯竊惟歛之未始有室也廉遠而堂高

及其既始有室也門高而室遠于則已于易則已易如禮何是役也亦猶之乎大室之有少室也大酉之有小酉也一聽民治一集衆思大夫以直道交不茹不吐其言侃侃其告申申布腹心則無町畦正顏色則無脂韋歙雖褊小三代之遺直在焉比及知方可與道古幸而入室則澹臺滅明其人乎今之室則偃之室也大夫避席好古何敢望武城夫夫以文學及門以禮樂爲邑冉求藝矣且以政事有聞三年而後足民禮樂俟諸君子武城之治學道先之鈞之聖人之徒加求一等章章矣比歲凶而民有殍迄今教裕

即不有躬民孰與足將甚慙于冉氏何論武城偃焉吾師疇敢當室道昆唯唯安得德禮長者之言子游雖賢屢得聖人之一體大夫頗學孔子綽有餘師顧自下而師武城非貌言也昔子夏之言灑埽應對子游末之且曰本之則無若子以爲重本本惡在吾心是已絃歌亦樂之末節耳奚取牛刀探本而言本之學道故師道即師古師古即師心推而極之至禮不讓而治至樂無聲而和由此其選鶴鳴子和其應同聲由是而得人即子羽可幸無失其交以道則有道者亦以類從故子游非子羽不親子羽非子游不至

卒之仲尼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人子羽與焉其人可知矣歙方百里不俠於武城大夫以躬化先此之得人不凉於子羽斯室也其斯以爲偃之室也猥云師偃當仁何讓焉昔齊相虛正堂而師蓋公齊國大治彼其無爲而民自定徒自托于黄老之言大夫師偃則揖讓而天下平蓋禮樂之事也遂屬善書者劉生榜曰師偃室且授惇史紀之

## 隨化原記

史令故城歙經始紫陽門西既坎而栽有紫氣奮起如垂天之翼徑城而北集古城闕今言行龍自天子

都薄雲門出東畧迤奔百里爲郡尸止于斯左萬羅右紫陽五谿爲襟漸江爲袷形家目爲吉土故有是徽城戍斥陂陁傳諸堞其下原田百都農圃依焉旣歸程鴻臚思寅卜之習吉乃從圭測虚中而部婁之命曰隨化原以待堂斧人言思寅殆且難老豫凶事禮耶思寅謝曰嗟乎汝寀安知禮意俗多藁葬歷數世而不墳人壽不皆百年寧詎能避其所必至我躬不閱徒以是而委之子若孫雖孝子慈孫率重禨祥而稽大事愈益持重則愈益因循盖身爲身謀則身先子孫爲子孫謀則身後彼其樂生惡死忌自爲謀

詩矣知化者不然盖自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耳猥云
知化化爲難知以百物而言鵙之爲鵬也雉之爲蜃
也雀爲蛤鷹爲鳩田鼠爲鴽腐草爲螢凌舄爲烏足
斯彌爲食醯胥化也彼亦一物也此亦一物也要之
未盡也以百體而言臂之爲雞也彈也肘之爲柳也
尻之爲輪也意之爲馬也甚則弘之爲碧也說之爲
箕也周之爲蝶也胥化也彼亦一體也此亦一體也
要之未盡也推而極之在天有化日在地有化境在
西極有化人胥化也要之天有經也地有紀也人有
倫也盡矣非其至者也惟夫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入

于寥天一同歸于無何有之鄉至矣盡矣惟蒙莊氏
爲能知化善通物者至今誦法之昔人有言脩短隨
化終期于盡殆亦達生之徒與臯如睪如吾於是乎
一息也且於吾身親見之矣殆亦亡于禮而禮乎諸
老更聞是言以爲弔詭相與質于泰茅氏願折其衷
泰茅氏曰嘻夫夫是巳古之至人其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卒之生者不能不爲物化死者不能不爲天
行物而不化是謂狗生狗生非道也聞者以二缶鍾
惑抑或以其詭于吾儒聞之孔門則曰窮則變變則
化聞之鄒夫子則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變

化者進退之象猶之日月寒暑固無終窮非化何以窮神非神何以知化彼直以生死為一條神化為一貫獨觀昭曠之原概之思寅庶幾冥契惟是而後齊生死惟是而後外死生惟是為不死之鄉惟是為少原之野後之人封而樹之可也尸而祝之可也霜露之可也松檟之可也化者何與知焉老更述吾語以告思寅思寅乃屬劉生子矜勒之石

四望樓記

黃季公斥圭田為園割頃之半彥修嘗室客不佞居之其後中園為四望樓自甲申始樓高五仞廣八筵

深半之匝步櫚五尺當城爲堂南面堂背爲都房其
東甎埴爲洞門爲佛坐西布拾級曲折以登中爲廣
庭前後視下方等左清室宜暑右温室宜寒四面交
蹠巡而周覽當樓則南望龍首北望天都東望飛布
高帽西望靈山金竺黃羅天馬前谿後澗遶室而東
山若周垣水若交衽亭乎一神臯也不佞一宿旬
日以爲常客吉公以唐肆爲吾廬適矣無寧自適其
適抑亦適人之適乎哉竊聞仙人好樓居其所託者
然也彼且僊僊乎天遊也惡有所託哉要以居高明
遠眺望無庸羽翼有若梯仙顧有望則有涯有涯則

有畛藉令獨觀昭曠決起扶搖東盡扶桑西盡斷石南盡赤水北盡陰山此之爲四遊盖神遊也雖然猶有閡也必也遊方之外與造物俱春與條風翔夏與景風洽秋與閶闔同察冬與廣莫同藏逍遥乎亡何有之鄉恍惚乎寥天一之表此之爲四暢其無閡乎彼其四游則御風四暢則御氣蒙莊氏先得之矣生也何居彥修謝曰余小子疇敢望蒙莊蒙莊尚矣吾儕望道而未之見何異望洋乃若黜目見任神行則夫子能事是曰自適無寧取適于人屬劉生爲繞朝載之策以鞭吾後

## 塵嶺菴記

塵嶺距宛陵東路當雲門夾路之衝西入華陽東出裩汭相傳王祖神明之跡内有藏馬洞外有遺鏃池其上有古菴廢久矣明宗當暑至四顧踟躕嚮背無所息陰渴者無所抔飲閔焉作念薙草而芟之遠汲烹茶以飲道暍歷十五年所願力有加爰募十方恢復故宇其上佛廬五楹周廬旁翼爲齋爲室爲湢爲庖爲厝薪門外爲方亭以待息趼于是闇者嚮應一再歲告成則之肇林叩余爲記余惟大乘六度檀施居一焉顧以行施者專以法施者廣明宗專矣吾從

而廣之居常六時脩淨業作佛事晨啓門而出左右望而伺行人夏之日自高舂以迄下舂將不勝暑爾其延之啜之從而開示之曰已焉哉行無如矣斯時也后羿釋弓夸父却步胡為乎來哉西極一區名清涼界其上善曰阿耨水功德水其上味曰甘露曰醍醐於是皈依得大自在如之何投火宅探鑊湯不亦誖乎且也勞思休渴思飲佛性固然乃今則人人勞矣人人渴矣力垂竭而狂奔氣垂盡而立槁直將與十日竝出與金石同流詩之詩者也回面西方拔火山超炎海而登彼岸一剎那間耳公等勉之聞者由

是生般若心得菩提路斯其無量功德方諸七寳布施猶賢愚用綺語明宗奉足頂禮善哉法言長者愍我輩衆生欲令種諸善根于佛地明宗無能自度寧詎能度人我聞法界虛空無過去無未來無見在長者之爲此言也願施半偈以開法門余應聲曰諾偈曰名法門即非法門是名法門名古刹即非古刹是名古刹名施茶即非施茶是名施茶名施法即非施法是名施法

送胡元瑞東歸記

當世作者斌斌矣顧上不在臺省下不在山林斯元

美疇昔之言于余心若有當也時兩人皆家食即相與奇元瑞蓋有待而觀其成及元美起家儼然都南省上元瑞罷經藝不復詣公車越在山林頃元瑞始項之元美委蛻靈光其顏乎余嘗肱元瑞篋而蒐獮之崑山鄧林不啻也以今視昔不𡩋省則山林上下遠矣元瑞之言曰天喪元美誰其得與於斯文則泝新安江入太函尋盟于白榆社相與抵掌傾宇宙而上下之若佐禹會而覲諸侯慶讓有則若莅周官程民治瓏琰有章傾耳聽之不自知其訒之前也往余聞元瑞墨守二酉無他端游不浹辰出不越境越境

亦自今始吾見其爲天游再信函中始問千秋里吾弟仲淹臥病久矣存之里中適仲嘉游倦而歸與行會余方脩落迦故事杖屨西行相萃之桃谿桃始華如重錦延袤十里阬谷皆盈日高春風習習吹人面旣則士能奉桃葉至泰寧從少連至自谿南始仲淹難爲趨其神坐馳有起色遂以藍輿至矣命行觴泰寧作歌黃鳥翔而避樹其日次大士初度相從禮小普陀沿流復歷西園故名桃塢余乘輿登絕頂一眄諸山川日在桑榆歸矣歸問桃源華事則東郭外如赤城霞會郡縣遍行春將乘閒而後往風雨夕至存者

什二三守公故嘗習元瑞于上林乃西集諸天閣雨連城至明日不果東第負太函而望黃山雲門嵩戸山靈望元瑞久矣能介浮丘翁謁帝所乎既開徑仄而谷猶寒有難色從此距白嶽僅百里宜無難元瑞頷之質明乃發其日上巳是爲玄君攬揆之辰萬衆擁嶽宮從之羅拜香案下乃呼萬歲祝　天子呼千百歲祝家大人出而周游樂玉扆天門香爐峯諸勝西行新構草昧樂紫玉屏又西則余考無量壽宮山麓環九重如闤闠谿北纍纍諸部婁名千僧拜佛山又西則余考文昌祠五老峯南跱初日蒼凉如晞緑

髮是爲光嶽與匡疇昔持清齋宿壽宮遂起羽衣翩
翩奉桃華釀飲祠下四方好奇者遮留元瑞再信乃
行客宜南堂士能復薦桃巢函中胥命里社元瑞留
嚴谿日以巳飲迓鼓爲驩爲長夜飲仲淹與疾來會
元瑞飲益豪夜從里社觀燈方景貞方羽仲吳肇成
遍供具客有西行過士能者元瑞居席端頃之褰闈
出一人步姍姍就舞席爲小垂手爲柘枝歌客目之
則故河梁小星也既而吳越諸部遍進有盤姍者獨
當姍姍四坐皆驚笑至纓絕如使夫巳氏作掌中舞
安得巨靈掌耶詰朝景貞與張幔南山之南幔當大阜

如標太末客從元瑞巾車往六君子從緣陂陁而升不煩拾級其山俗名烏石突元瑞更名幔亭四望環百里而遙一水中分逶迤東下丘陵墟里田野益三分之西北出五浮屠遠近隱顯未可僂指坐定二美後至洋洋歌迴風山徑有蹊行人毋止班荊仰視或以爲天孫屬姍姍臨下而舞七盤路隅爲之闐塞及㳌寧吳歈起高遏行雲坐客捐二美而就青娥修爵舞筹與盡而反日入天都黃羅紫陽諸峯胃白雲如出滄海景真逆客更酌則皆不勝厥明爲嚴谿游風日如嚮者肇成具筏潘南仲具舟客皆由筏入舟分

曹雜坐鼓吹乘桴前導各命一州載酒從之時豐樂水生石瀨粼粼如噴白雪吾曹皆從南仲艤舟而入宗祠其地故爲相忘亭客言其勝宗老遂建祠亭壯麗甲市中復入舟且東下雨霏霏至客疆而東雨浸甚不可前則挽舟筏避梁下南仲言邯鄲才人居梁上就市門招之來其爪長可代鐵撥泝流而上屏雨師客從元瑞罷歸少連陰約聲成就景眞飲二美成存畢擧巨觥聲成故不能觥彊之不啻什擧二耦同醉覆爲遁亡席地無茵作盤旋舞少連偃卧各持白挺扶之次及肇成肇成報之倍則皆被髮爲越女裝

少連蘖蔓中不自知其及於扶也明發客辭去元瑞亦行復入郡中元瑞獨時時從當壚取酒其曹俠少或詢酒家胡元瑞哂之無所譙讓先是陳玉叔書至期余若明卿助甫修禊于燕子磯余不果行更期以九日此中上已雨禊不及修閏月生明乃補陳事河西故有游舸今不存則就河東水亭余將仲淹速元瑞小飲亭臨積水面紫陽左漁梁右興梁群山若堵觀飲者綺蹝三面廣僅二筵美哉亭乎自有巢氏以來惟吾黨耳余將弔元美期元瑞與俱元瑞請先歸將告家大人而後惟命行之日士能挾二美候之

舟姍姍作棹歌其聲凄切聞者於邑吾黨大丈夫也
寧詎效兒女悲命士能作叱咤聲歌將進酒則皆以
為壯元瑞釂者三余釂者三士能釂者三既而曰飛
鳥依依其近人也良不惡贈之芍藥以當纏頭旦日
發舟舟次江中孤嶼余曰此掛佛石也其移碣石置
此中邪石上古松一章偃如傾蓋撫松席地相視談
天酒罷則曰余歸治行元瑞從此發矣既而出扇五
笑二卷一悉以授余此行得詩百八十章平生之游
未嘗及此此牛斗之次河嶽之靈得司馬而主之賢
豪具在故心虛而氣溢官止而神行不自知其所由

來矣小子不敏異日者將付之梓人余與元瑞相出入者九年直以其屈首窮年惟挾筴爲汲汲否則藏書宛委屬饜匹鹺兹入社六旬志廣而興逸時而啞啞時而喁喁時而逡巡時而豪舉翩翩乎佳公子哉吾聞染指者不復朶頤望腹者不復染指元瑞果然望矣固當鼓腹而游余以枵腹好游則余詩矣

太函集卷之七十七

# 太函集卷之七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 銘

### 太和山銘

赫赫　成祖張皇聖武中外以寧左右六師玄君陟降抗我皇稜大報神休敬脩祠事帝時用興疆理陝區離宮錯起粲若繁星太和崔嵬金城千仞以象幻陳厥有神皐冠以黃屋俯睥八紘嵩少及肩參居二華雄視南衡江漢分流會于二別神物有徵禔福邦家鞬櫜不試民物孔殷肇祀迄今莫不祗敬崇祀明

禋亦越　世宗穆穆玄德通于神明申命司空有事吉土百度維新費出上方鳩工程物勿以罷民在宥寰區四十有五載治定功成　皇帝承之翼翼昭事罔或不欽三事大夫咸有一德夙夜惟寅嗣服不愆率由其舊至治丕丕百粵三苗駢首伏質境內皆平威行匈奴名王稽顙款塞稱臣凡厥有生舉首內嚮天子之勳介福宣威保玆　天子維岳致靈自古七十二家登封有跡猶俟今名煌煌我　明世儕鴻業振古莫京不伎守臣敬共方祀三謁帝閽微忠文昌用彰盛美潛于無垠

石橋巖銘

先帝在宥天下凡四十有五載端拱九重明威四海敬脩祀典有事升中睠茲白嶽乃作玄宮獻力普存玄宮翼翼屢惟豐年莫不康食　今天子嗣興脩先帝之德去泰去甚與海內休息宣布德意其惟良有司祁寒暑雨靡有怨咨草莽逋臣此焉怙冒周游輿區擇地而蹈西曁石林有堂有奧跨山爲梁寔惟天造褰衣高跱乘彼神皐羲和當御魑魅逋逃經紀五辰雨暘時若場事畢登嘉生有碩察于謠俗民不告勞居人露積婦子陶陶樂哉乎三老式歌舞以敖

川谷透迤隅隩丘井耕乎牧乎越在箕賴蕩蕩無名
維伊耆氏之境我銘崇山垂于有永

浮玉山銘

維我　高皇帝再造諸夏乃建南都大江爲襟京口
綰轂三山鼎扶金鼇如蹲北固如堵浮玉如鳧象山
自南泗而北涉中揭蓬壺厥有比丘居法雲地闡教
毘盧靈鷲之陽弘開金埒化人之郛眞人巖栖三詔
不起矯矯貝孤瘞鶴有銘精妙入聖趙辟隋珠戴陂
其巔踟躕四顧天地隩區日出扶桑海門雙峙杲杲
金鋪既薄崦嵫白虹一氣莫辨雎盱昔在戊辰言返

初服游方之外託彼精廬亦越十有九年卸二三兄弟翩翩再至相與徐于學士大夫分部分土舳艫銜尾來集島居亦有龍象天人苾芻佛子遶座而禮摳衣而趨溽暑不侵清涼有界是曰極樂勿問居諸我思古人寔獲我所銘之巖石以待後車

平遠臺勒功銘 有序

言官上言日本毒閩且十年刼衆聚徒且十餘萬閩財力竭矣當事者廪廪莫敢誰何今巡撫忠臣獨兵食少詎能求旦夕之効閩故隷督府督府尚書名震夷夏所部多精兵請亟發督府兵不然閩且不保

上嘗言官議下尚書尚書胡公巡撫游公皆新安人也胡公發精兵八千人以部將戚將軍爲上將閩帥戴將軍佐之按察王大夫則護軍往誓師畢胡公進三人者語曰吾聞游公已定漳泉賊堅壁福清與諸將相持不下他夷部復入橫嶼據絕島中寧德日告急不暇問公等第亟擊橫嶼橫嶼破乘勝而趣福清直振槁耳於是引兵從間道入不旬日而破橫嶼殲之再旬入福清大破賊牛田賊殊死走興化旬日而襲興化又殲之部中悉平戚將軍以全師入諸大夫郊勞曰天厭閩久矣將軍至乃始有閩此百世之伐

也將軍避席曰督府奉　明詔繼光待罪行間乃今有尺寸功上者　朝廷次者督府次者諸大夫之烈繼光何有夫古人以軍功顯務雄其伐銘諸名山將軍功高而不伐故足術也乃登平遠臺脩飲至禮道昆幸而在事遂爲之銘銘曰
於昭明德漸於出日重譯來格島夷不𨓜馮陵白刃躪我四境吳越𤼵難厥有京觀閩海遘𢥞　帝命徂征自癸及壬武功弗成申命督府脩我干櫓保我南土乃建元戎纘允厥公萬夫之雄乃蕆右廣元戎是奬命戴公往乃卜護軍三令五申大夫啓行肅肅我

旅集如時雨千里安堵既薄秦川鬬士爭先鯨鯢用
殲狂寇匪茹大師克邁牛田失擄轉戰于莆駢首伏
鈇寇無前途昔也寇虐民有溝壑邑無聚落王師至
止保我婦子家室伊始炎方既同赫赫元戎奏爾膚
公元戎蹶踖　天威咫尺胡臣之力戎車既旋崇臺
言言斯民具瞻大德不德小子何述述諸貞石

燕山勒功銘有序

先帝元年虜入燕代乃召少司馬譚綸大將戚繼光
自閩粵入討治兵京師適不佞得謝東游與行會請
曰司馬雅自負務以七尺肩國家時乎時乎在此行

也即入見　帝願聞先資之言司馬正色而作曰
明二祖威行匈奴振古無與比比承平久疆事陵遲
虜一旦生心亡可爲緩急當事者無從領而受法狼
顧不遑日夜幸得免於其身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也往
海寇起東南日操兵賴二三力臣任之不十年而兵
息此中迄今無任者顧安得息肩所乎　陛下幸而
召臣臣誠不足以奉　廟略請得練士十萬問罪匈
奴中歸則治屯田興鹽法收富彊之實保世世無境
外憂此　陛下神武之師　皇祖之遺烈也次者乎
臣五萬使得一當匈奴臣躬擐甲爲將士先俘馘萬

討將令匈奴不敢南牧遺中國數十年之安此衛霍之勳漢之業也不得已而與三萬臣非敢必有功完繕收保以待虜來伺有可乘幸得一擊為趙李牧不亦可乎三者臣請以不肖之軀任之顧　陛下任臣何如耳不佞舉手加額曰壯矣世儒多持文墨議論司馬寧能概於其心願徼惠　宗廟社稷之靈使司馬得志不佞請以單車出塞外為司馬銘狼居胥而還司馬行矣既而司馬出薊門居督府蒞大將練諸將兵先是薊門治兵垂二十年兵卒不治諸將率借貸巧宦上下相蒙司馬乃更約束日討諸將而[illegible]之

吾所以來直將將耳往者諸將失守罪在督府一人
虜至則督府不威諸將恣睢自若吾今衔請於上
矣虜至諸將不用命者悉狥軍中師事畢悉當諸將
罪狀以聞然後乃課督府爾曹勿操故智吾受三尺
不避不臣諸將退相語曰公必欲驅諸將嘗匈奴此
直賫匈奴一鏃耳即諸將暴骨沙漠於中國何益哉
司馬以將律之不臧也士氣之不作也乃上其狀請
以勇敢倡之乃遣裨將胡守仁李超募南兵三千如
期至會天雨待命于郊雨自朝日至日中軍容益肅
諸將懾服無敢言司馬宣言曰虜來吾恃戰與守耳

虜勢不啻風雨非車戰我衆且不能自堅其四面列
車爲營營中駐步騎各一旅遇虜則車上火器悉發
自數百步外先薄之稍近則轅下出步兵排擊虜馬
虜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者互用此
以守而戰也昔徐武寧以撻伐開國至其繕東北圉
也不遺功能比年有事邊牆費至鉅萬偷不容足高
不足以距跛羊露衆乘牆不蔽風雨虜長驅牆下矢
交集睥睨間此非石人惡能旬月守也其跨牆爲臺
臺高五丈周二十丈臺中可駐百衆爲三重階中爲
疏戶以居上爲雉堞皆可用武即舉火出臺上瞯虜

方向高下皆以兵當陴器械芻糧不徙而足此以戰
而守也於是司馬以便宜請江陵相君從中力贊其
議悉許之諸將大恐曰公信然耶吾儕無死所矣乃
布蜚語　輦轂下阻撓百端聽者不聽輒言其非計
司馬自劾求去其略曰臣孳孳爲戰守備即穰苴不
易臣言顧臣菲薄無以厭衆心多不便臣者臣自知
無所用請得歸休如必用臣臣終不以人言罷大計
時江陵方倚辦司馬會有　詔司馬任事如故屏流
言司馬部署主客兵分部伍習技擊弓矢礟石干櫓
戈矛各呈其力車騎卒伍各程其材乃度土宜議版

築計周垣二千餘里當築臺三千顧力詘舉羸第先
其要害者千有二百召諸將皆來會以大義諭之因
地分工羣力畢作程期始畢臺若干先成司馬親巡
工察諸將殿最乃開幕府置高會宴賞有差最者列
坐兩楹次者在廡次者在門殿者坐門外比罷樂則
人人以壯麗相高　縣官僅發十萬緡工事畢矣如
以工力計可當百二十萬緡三年四年東西虜聚謀
犯薊偵者得我戰守狀西酋惴惴持兩端乃卜之巫
巫言不利虜尋散去帥諸部納欵稱臣於是言者始
多司馬功請得久留督府勿他徙　先帝方以禁兵

屬司馬進御史大夫會臺工告成復進大司馬今
上初即位首召司馬入與本兵會遣大臣行邊脩
先帝之業畿輔以東諸重鎮臣不佞當行始就衙門
視師既又周行臺垣視諸險阻自督府中丞大將而
下至今奉司馬約法亡敢偷遼東數有戰功紫荊諸
關井井有備皆司馬之遺策也事畢當事者請曰往
大司馬當多口之秋任非常之事卒之建萬世之利
事半而功倍於古人不戰而伐虜謀五年于茲矣此
在兵法非所謂善之善者歟核名實紀勳勞則使者
事請伐燕山之石以從子大夫久要之言於是不佞

爲之勒銘志其顛末如此銘曰

明明　穆宗有懷萬國乃召司馬至自海隅司馬谥

行奉身自獻三策畢舉惟　帝所須發言盈庭司馬

議格乃睠左輔授以兵符矯矯元戎寔惟宿將受成

司馬簡練師徒司馬既東登壇厲將亟徂滅虜而後

朝餔彼巳無良狺狺孽吠釁之始興或跋之胡　帝

眷孤忠無稽勿聽爾修舊服待爾奏膚乃徵銳師以

倡勇敢三千組練發自東吳乃立刑名各司其局功

無僭賞罪不逋誅乃飭戎車爰整二旅駪駪列騎赴

赴征夫乃治火攻神器先薄雷電交作無堅不渝乃

隙五兵因材受器銛鋒利鏃肅愼昆吾乃繕臺垣設
險以守金城天府以隆上都乃度土功普存群力功
踰九仞費則錙銖乃告成功言言翼翼分兵列戍永
矢無虞肆彼犬羊從目內嚮畢纍卻步屛跡穹廬酋
首款關稽顙爲臣妾比于荒服旅幣來輸惟 帝念功
召還司馬入掌邦政光輔 皇輿周之中興厥有方
叔威加玁狁社稷是扶 帝德明威莫不讋服無備
薄伐坐致匈奴簡在 一人則惟司馬三秋在事白
世來模司馬之功周雅靡載建元貞觀孰敢同塗奕
奕燕山蟠我甸服使臣紀事揚扢訏謨

# 攝山多寶塔銘 有序

太上慈寧宮冊 一人而君萬國于茲十有五稔德合無疆顧猶蒿目群生將舉斯世而登極樂乃遣中使張某周行寓內名山儼然遇衆中尊務求至道比丘真節故自楚入攝山躬自供衆講經餘三十年所務闡揚接引同證菩提嘗講法華經至寶塔品空中現多寶塔一如經言四衆跂觀灑然希覯中使銜命至禮之攝山虛往實歸得無所得乃出尚方金縷袈裟一領 慈旨賜之既復建塔講臺之西以徵法象蓋自啟甃而經始迄龍見而告成觀者若而人

悉如疇昔所見畢使還報　太上之喜可知於時草
莽臣道昆爲之銘以當半偈銘曰
帝德廣淵并包三極在宥萬方得一以寧延於少廣
聖善平康西極化人回面内嚮咸集梯航爰命皇華
出自　中禁奕奕貂璫悉屏候人無庸厨傳載橐餱
糧躬歷莊嚴肆求耆宿摳問堂皇　皇祖故都攝山
東峙肇跡齊梁有美苾芻拔緇杖錫至自襄陽敬爾
威儀受茲戒律凛若秋霜爰卜一區居然香積聚食
有常度事高譚金篦刮目擿埴無盲頗力兼持聖凡
一指展也擅場直諦載揚浮屠乃見如翕斯張亦既

崇高亦既方廣亦既章相有衆皈依中使蒞止　慈命溥將載錫笥衣黃金爲縷千佛爲章乃出賜金鳩工庀具莫不精良相彼招提西有淨界厥土騂剛鼛鼓既興塼埴爲政翼翼鏘鏘五百由旬當百之一體具用藏觚稜厲天有羽斯集是曰應王清風穆如來自閶闔振鐸琳琅有衆堵觀巍巍　太上萬善津梁祚胤靈長百千萬億民物阜昌甸服舊臣會逢其適播告無央

天井靈雨碑銘 有序

歲洊饑　詔有司亟脩荒政于時議賑則竭議糶則

無及于流亡議賞則安取贏議餉則董董戊子秋雩
不應赤土若焦伯貞爲四明丞攝鄞事躬陟天井之
極焚告辭内之龍宮頂之宮門微波雲冉冉如素絲
起僧耳語王且至張罟延之龍作虵身投罟中蜿蜒
三尺奉而盛之盎羃以絳綃衆輦之行中道啓封易
水則一蠹鼇龍下僧云魃已伏誅既逆之壇炎風旋
而東矣羽人指爲雨徵也神龍哉質明出游中庭仰
而噓氣旋復入盎蟠如初油油作雲密而不雨厥明
雲雷屯而爲雨越三日乃霶霈境内始蘇歲大穰伯
貞姓龍氏亟涉洞庭于龍故託神交不佞習聞之仲

子君御鄭故祠龍者五周旋三百里而遥令憚躬行祭率以攝久之攝者愈下其神不歆丞至則五祠必躬躬必肅其祈年夙矣有衆既多龍之靈貺且重丞之交乎手額而呼不曰龍王雨則曰龍公雨語在沈太史公祠記不佞道昆爲之銘銘曰

丁戊之交歲丁陽九旱暵相仍大侵農畝時乘御天在乾大有　詔良有司育我黔首驕陽肆虐施及海濵一之巳甚再則無民薰心蒿目大夫伯貞佐郡于明攝令於鄭既切恫瘝載凌險阻跋而登危反不容武爰叩龍宮閟玆下土豈不聰廱捷桴鼓尺蠖可

鯀。潛伏載塗出入無朕賊伏其臺庭游陟降霹靂昆

盧甘霖既足旋入扂無無稿不腴無稼不穡厥實汚

邪盈盈胥澤勞而不居其往莫測田見天飛是曰龍

德矯矯龍。伯起家武陵九淵利涉夙契洞庭惟茲族

類肸蠁著靈七澤吾撫七尺吾銘

山河帶礪銘有序

天子脩百粤功召大司馬入計相賞延世世食邑金

吾司隷奉使歸寧卜西牧以考居室圭測南嶠一峰

卓銳當門豐樂水出黃山會左右夾流如縈帶堪輿

既協胥百口而遷之其中建閣五尋特書帶礪昔漢

封五等指山河以為盟延擱北望　宸居東望親舍庶幾夙夜　君父如見羹墻司隸既及中年顛毛未艾余帥弟仲淹仲嘉若司隸吳恭人弟泰寧泰和相門諸子太初江方伯胄子伯敏劉萬戶支子季然海陽仙裔蘇君昭丁南羽為壽閣中命升歌以侑無算于時南羽陳繪事余為之銘其辭曰

軒后雲門六龍南御乃薄靈金如蘆斯苞如梅斯標歆滸之潯千雉連城有臺奕奕納右持盈金笠一黃羅坤維以奠作鎮西傾摩天一峭在室南端有如脫穎平平膴膴斥以周原無慮千頃自西徂東繚之縞帶

川流泯泯阿閣臨之畏佳時入沉瀣時引倬彼居人
羽林之卒邦之虎臣　帝念舊勳大農在野命以寧
親駟牡言旋肯堂肯構天啓湯孫考命毋稽簡書可
畏歸爾期門生年五十得時大行衛有君子吾行遠
父母兄弟寧誦君陳政亦無以樂我嘉賓張仲具在
胡不燕喜旣秩初筵徵歌出舞洵美且嫺子姓趨庭
弄雛于側舞袖斑斕山高水長錫爾難老以敖以樂

玄白堂銘 有序

宛谿先生東堂落成介叔子問名不佞宛故以山川
顯則玄暉太白先鳴即其人嗞奇皆異産也先生起

故土炳焉以作述名家軼晉躋唐直庭內事不佞署其堂曰玄白且系之銘銘曰

宛之墺有來翩翩式遊以豫於萬斯年宛之陌寓公維宅寥天一區永也無閡宛有鄰君子之庭長庚在霄初日在楹之子振振罔不爾承爾承伊何聲有奕矣重光以輝日星集矣倡于隨喁宛疇昔矣胡然而玄矣胡然而白矣

荆堂銘 有序

堂搆於程長公則既中道捐之矣其三丈夫子藐焉孤也葢餘十歲而始考之堂有樹荆華實滋茂三于

者之交相友也庶幾乎三荆之遺風焉往不佞客是
堂則謂長公往矣二三兄弟之在此堂也寧詎能儳
然見之維兄及弟之身則長公身也藉能愼終如始
敦一本而不衰固將與嘉樹同榮乃今直拱把耳語
曰樹穀者殖樹木者蔭長公得三子者爲之後其亦
樹德之徵與昔張老之頌晉卿君子謂善三子者率
西向而事不佞故不佞無所用頌而銘之銘曰
堂之中有椅有桐鏗爾鼓鐘塤篪雝雝饗爾宗公考
氏罔恫堂之背劬勞未艾言樹之護言繫之佩維以
忘憂庶無灾害堂之皇有棣有棠堂之下有荆當戶

有菀者荆蔽芾其陰在阼在楹在庭在祊漸干秩秩松桷孔碩勿翦勿棘埸師是葺醫乃黍稷考氏來格

佳氣樓銘 有序

中書君考九苞堂其下分築九區以授九子盖南面東上德藏以次居東阿閣時出異香命曰衆香閣客有耽望氣者言白岳有氣亘天而薄戶庭維嶽降神其徵宜子是謂佳氣請更樓居以當之其年胤子生樓告成事則奉玄君爲與主翼胤子以居余再客九苞胤子以能言將命曲跽阼階之側謁余爲銘余既奇其幼清益多其世類辟咡許諾遂銘之庭銘曰

嶽之時氣騰而駛其象文雉五城之陽九曲之涘仲氏經始嶽之中氣如流虹自西徂東時而鴻濛時而鬱葱方嶽于嵩仲氏攸宮日之方暾狀如卿雲胡然輪菌胡然氤氳之子于于是乎房皇乎是乎嘗烝誰其主之赫赫玄君

鴿烏堂銘 有序

夫鴿不日浴烏不日黔天性則然較若懸寓其遇有幸不幸則天命存焉天者不可以人爲君子道其常而已如其以非常而爽吾德無寧以不貳而全吾真寡鴿慈烏性定而天定矣象玄佘氏孤也以俊異籍

成均毋不天孤藐焉在褓恃毋而怙長之養之食之教之比毋弃孤孤有樹矣父黨諸子或不其然從一而終主器有子妻道也毋道也司馬氏秉惇史署其居曰鴇烏堂且爲之銘以章罔極銘曰

庭有烏巢于臯木毋也純白胡不壽㲉屋有烏尓翼尓雛慈氏將茶之子反哺

特室銘 有序

黃帝七十二師其一岐伯也今師說不載內經獨存塵垢糠粃道在是矣即家傳戶誦莫睨其藩吳生讀祖父書入軒岐室塊然索處目擊道存偃偃乎不窺

牖而天游矣西方有方丈室爲大醫王不佚出入兩家蓋異門而同室乃今備在玄扈遂爲之銘銘曰

室一區絕四隣居其中有眞人室南端赤水濱釆鈞天邀洞庭室西極咸池濱鳳凰下雄雌鳴歸故宇閱群生豐之千屋鱗鱗集羣靈命五丁徙壺天出五城誰居之吳肇成誰銘之司馬卿

他曜堂銘有序

莆長者遷秣陵李子起成均升造士長者既耋庚卜建安于是考他曜堂以從周史之筮長者陳之自出其徽在畢國在子孫不佞銘之章舊物也銘曰

綿有虞衍于蒲茹舍荼集舍枯避海隅歸上都翼鵷
雛鳴帝梧夫夫也夫
筮有常覩上國即新邑食舊德風九霄彌八極發天
光順帝則摶扶搖兮一息
美彼都非吾土武夷君東道主睠此邦戸鄒魯社宗
儒烝列祖世其昌不待五具曰太丘足當孟毋
維若英曜雲子維玄珠曜赤水維少微曜丘里維東
壁曜圖史闇而章遠可邇其光靡他自我始
陳玉叔得吳石六則皆神奇諸作者賛之余爲
銘而勒之石

霞澤雲蒸翼而上升翔于三㴲湯沐相仍右一

不繡不雕負嵎而處是曰玄兎疇能欽羽右二

爾秉先知爾懷明德諸侯賓之長守其國右三

欻來下在中野應王者右四

繄無心沛作霖出漢陰右五

爾翩翩翩爾僊僊萬斯年右六

汪元蠡匕首銘有序

元蠡挾匕首過太行山會大風匕首自樸中躍出元蠡以爲異結佩佩之余在行閒所部獲夷器何可勝數匕首廣寸半長尺有奇余所謂佳兵此其最也余

多元蠡壯士遂爲之銘銘曰

操尺櫝樓游龍薄青萍浮白虹永言佩之爲俠者雄

郭次甫瓠子瓢銘

瑶池實太乙華宜爾酒宜爾茶

查八十琵琶銘

何哉木貍首斑何哉曲烏孫彈千秋萬歲樂以盤

左干簫銘

如風翏翏如雲裔裔傾耳司徹黜聰司埶

結綠硯銘 有序

佛子日盥昌谿以繪事中滄得片石色如綠沉周正

混成無庸追琢浮沉清濁一天地官焉予時南行氏所之泰某氏銘之銘曰

荷不莖浮普陀之濱色澤盈盈叩之玉鳴其方不礫廣大中娠西極化人荅爾靡貞

石瓜硯銘

青門有實玄而浮誰其累之引蔓周珍之席上踰天球百世綿綿依故侯

宋歙硯銘

而羸而角乎而而敦而朴乎而吾庸而錯乎而

古硯銘

萬則剞規則鍔竅旁通歸太樸

方于魯參天一墨銘

胡然而生參天一胡然而成函之室

清則猕也膏輕則廉也角玄德非馨太冲惟漠

二芝墨銘

青芝爲輪驂玄雲誰其御之雲中君青芝爲蓋珥玄璧薄言薦之祠太乙

非烟墨銘

非烟而烟卿雲爛兮烟而非烟玄龍煥兮爛則天章煥則國華非烟之極其蔑以加

群玉冊府墨銘

五瑞來庭有虞用賔天球在積周廟於穆追琢其章秦篆乃良剖而爲策炎漢有赫群山效珍萬國獻琛職之玉府在天子所觸目琳琅爲天子光

五星聚奎辟墨銘

天鷄號夜未旦狼貐墟五星爛亘北闇起東觀帝德隆人文煥

黃在中墨銘

君子堂近宮墻面軒皇負紫陽垣一方浮圖翔猷龍光栖鴈王江夏黃職章相搗玄霜約紫肪戊巳良歲

中央應文昌伊檀場

一卣墨銘

歲乙酉吾以耆邑一卣吾以願蠲溟涬摶希夷援北斗斟上躋羌歲計與天齊

禾雞墨銘

金距不張木德[illegible]王純氣無爭其功上上

射鵰手墨

陰山應弦白馬胡澤宮命中子大夫

作霖雨墨銘

桑林雩矣膏澤滑矣尹躬勿矣聖謨訏矣吉夢徵矣

蔗升矣協氣蒸矣嘉生成矣

荷葉犀杯銘

挹甘露注青蓮爲君壽壽萬年

犀葵杯銘

我有兕觥薦君瑶席我心靡他君如皎日

芝梧銘

楚江萍實化芝房蘚之斗酒旨且芳一舉而醻壽無疆

蔾杖銘

尒碩不食亭亭乎司直我躬尒弼我則無射

竹杖銘

或賜我履或授我几猗與有斐唯子是以

竹如意銘

金耶石耶曲而直耶南陽蟄耶蟜蟜乎龍爲匹耶

石溜銘

如彼垂霤如彼綴旒如彼縣沫如彼鳴球

天溜銘

山出器虛不敢濯我纓振我衣我沐我睎日黃髮以爲期

剡石銘

曳長裾偃其下青騎箕今在野

座右銘

相彼章相弗攻弗良胡然櫝藏用晦而光古昔先王爾丞爾嘗升費之堂見屈于牆琢彼珪璋藐茲琥璜樂酒作狂燕朋作荒逝流湯湯勿謂來長

箴一首

虛左箴

青蘋之末孰與扶搖行潦之水孰與沃焦吾願為枝吾其為枝也標吾願為腹吾其為腹也枵

太函集卷之七十八